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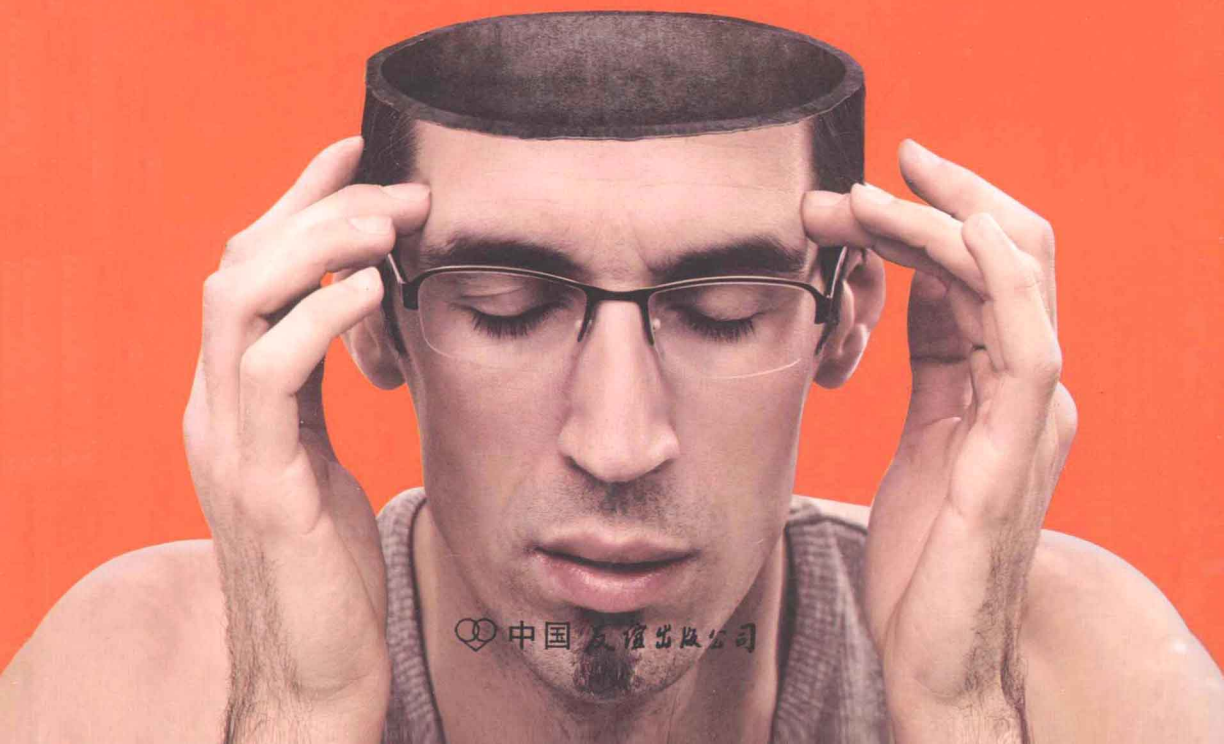
Twentysomething:那些活在年轻人心中的怕与爱
Why Do Young Adults Seem Stuck?

为什么 我们这样生活， 那样工作

【美】罗宾·马兰兹·赫尼格 / 萨曼塔·赫尼格◎著

葛文婷◎译

看穿生活的假象，过适合自己的日子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为什么 我们这样生活， 那样工作

那些活在年轻人心中的怕与爱

Twentysomethings Who Do Young Adults Seem Stuck?

【美】罗兰兹·赫尼格·萨曼塔·赫尼格◎著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葛文婷◎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那些活在年轻人
心中的怕与爱 / (美) 赫尼格 (Henig, S.) , (美) 赫尼格
(Henig, R. M.) 著 ; 葛文婷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
公司, 2013. 7

ISBN 978-7-5057-3205-6

I. ①为… II. ①赫… ②赫… ③葛… III. ①成功心
理—通俗读物 IV. 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192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4592

书名	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那样工作：那些活在年轻人心中的怕与爱 Twenty something: why do young adults seem stuck?
作者	[美] 罗宾·马兰兹·赫尼格 萨曼塔·赫尼格 著；钱峰 译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690×980毫米 16开 17.5印张 200千字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05-6
定价	3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有点儿啰嗦却很有意义的序章

在这篇有些长的序章里，你将了解到看穿今日年轻人的一些基本的事实和观点。假如你觉得太“啰嗦”，也可以跳过去，当然，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还是建议你仔细阅读一读，相信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给点儿耐心吧，年轻人。

◎ 曾被误解的新一代年轻人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度被认为是这样的：

他们懒惰而漫无目的，赖在家里与父母同住，黏着家人白吃白喝，还想一直保持这种过惯了的优哉游哉的好日子。他们意识不到努力工作的重要性，只想一步登天，直接从高层做起；自以为聪明绝顶，胜任工作绰绰有余；一群被父母宠坏了的孩子，平常小事也让父母赞不绝口；教练或老师也对他们宠爱有加，只要登台稍露头角，就颁发奖杯来庆功祝贺；自认为穿着拖鞋上班完全没有问题，甚至去白宫见总统也无伤大雅……

在这里我要说，这些说法全错了，错得离谱。所谓80、90后的年轻人，绝非像上面说的那件不堪，而且他们绝对是非常有勇气的一代。如果

非要说他们有什么错的话，那也是这个时代造成的。

二十几岁的人变得如此“臭名远扬”，媒体实在难辞其咎。我觉得自己也有责任，2010年夏天，我为《纽约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谈及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文中着重提到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奈特的著作，他认为，18岁至29岁是一个独特的成长阶段，正如由于20世纪社会与经济的变革，出现了“青春期”这个特殊的成长阶段，21世纪社会与经济的变革也促成了一个新阶段的出现，阿奈特称之为“成人初显期”。与这个名词类似的称呼有很多，比如说“中青年”、“小大人”、“大小孩”、“自我的一代”等。“成人初显期”这个称呼既表达出阿奈特对这一阶段孩子的尊重，也描述出这些年轻人正在面临着情感上的挣扎状态。阿奈特指出，正如青春期具有特定的心理特点，成人初显期也是如此，其特征是：探索自己的身份、具有不稳定性、以自我为中心、常常感到左右为难、怀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幻想……阿奈特将这种幻想描述为“万事皆有可能的观念”。

阿奈特本人对这些小大人的评价还算公正。但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底怎么了？》这个标题几乎激起了所有人对这个年龄段人的不满。这篇文章像病毒一样蔓延开去，数周以来，针对该文章向《纽约时报》发邮件的人不计其数。当年，在Facebook杂志中分享最多的文章就是这篇，同时该文章也成了Slate网站、Salon网站、大西洋连线 and 《赫芬顿邮报》等各大网站长篇大论分析的热点对象。蒂娜·布朗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列表中提到的本周必读的三篇文章里，就包括这篇文章。该文章在《纽约客》网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众人纷纷讲述自己“成人初显期”的故事。尽管该文经过多次转载，引发了各样讨论，可是文章标题已经奠定了负面的基调。在那篇文章的标题上，

我加了一个副标题——代表婴儿潮一代谴责的声音。你是知道的，二十几岁的人很“懒”，看完标题，就不看下文了。

◎ 二十几岁的人到底是怎样的呢？

当然，我了解年轻人的感受，也对他们报以同情。但我意识到一个苦涩的事实：对很多年轻人而言，他们永远也不会像父辈一样手头宽裕，做事一帆风顺。应该指出，如今的成人阶段可不是充满奖杯的“好运时代”，而是充满了离婚、毫无出路的工作和恼人的例行公事，年轻一代看了就望而却步，不想长大。但是，我也不想尝试去谴责这一代人的标志性特征：Facebook档案、Twitter回复、Foursquare社交网站上的市长选举……这一切都改变了他们对自我、对同辈和日常活动进行思考的方式。总之，我忽略了一点——他们只是想知道接下来怎样生活，比如今天的年轻人遇到的经济难题：学生贷款、信用卡贷款、找工作困难、结婚难、付不起房租等。

换句话说，我在该文章中没提及的东西多得可以编成一本书了。很高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萨曼塔很乐意与我合著。我知道萨曼塔能提供那篇文章中所缺少的东西——可信度，毕竟，年轻人现身说法比我的自说自话更容易让人信服。她也会提供看待问题的新鲜视角，因为她正处于二十几岁的年龄段。萨曼塔属于千禧一代，我是婴儿潮一代，我们希望作为一个组合来合写这本书，这样有助于对我这一代人和他们那一代人提出公平合理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萨曼塔。正如计划的一样，我时不时就会跳到本书的这个部分来，说说二十几岁的人——或者说“初显期”的成人。我会尽量小心，避免偏袒自己这一代人，不过至少我能带来自己这代人的最新资讯。

我和妈妈花了数个小时进行辩论，对本书的遣词造句甚至细枝末节进行讨论，所以，凡出现在这里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我们达成一致的结果。但有时我们觉得还是各说各话比较好，这样你就能在相应位置读到我们各自的观点，同时也知道我们看法上的细微差别在哪里。

至于我是谁，妈妈已经说过，我是她的小女儿，我今年27岁，算是长大成人了。我一个人住在布鲁克林的单身公寓中，这是自大学二年级后我的第8处住所了。我曾与女性朋友同住，也与男性朋友、男朋友或陌生人合租过。我自己支付各种开销费用，我的工作提供养老金，可以干到退休，我的名片上有雕刻图案，上面写着《纽约时报》的字样。这是我2006年大学毕业后，6年里实习或兼职除外的第5份工作。有趣的是，如果以结婚生子作为衡量是否成人的标准，那么我还远不算成人。我的一些朋友和我类似，也有一些在很多人生的大事上颠三倒四：迅速步入婚姻围城，职业生涯进步缓慢，甚至处在不同的极端。我认识不少像玩“跳房子”游戏一样频频改变主意的人，只要他们觉得这样好，一拍脑门儿就改变了主意；我也认识一些多年来一直深谙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人，他们一直沿着笔直、确定的人生路直行，直至抵达目标。文章中我会谈到他们，也会谈到我自己。

我和萨曼塔为本书搜集资料并开始调查的时候，当时并不确定怎样收尾。我们知道二十几岁的人准备做出决定时，总要关掉某些机会之门，这一特征是最具戏剧性的，有时也是很麻烦的，我们对此已经关注很久了。我们希望把做决定有关的资料搜刮净尽，也找遍了涉及“二十几岁的选择对余生造成什么影响”的资料。举例说，你做出职业道路选择的时段不仅牵涉到你晋升的速度，也会关系到你最终赚钱的数目，以及你快乐和幸福的指数。如果你做出选择的时段过早，就要承担死守此工作的风险，“死守不放”的原因不过是因为你感觉自己错过了选择其他职业道路的机会。如果你选择晚了，就可能在金钱、名望、声誉、成就感和能力等方面落后

同辈一些，也许永远也赶不上他们。

在你的个人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选择。如果你早早结婚，无形中就排除了其他更好的潜在伴侣；如果你想推迟结婚，想在情感领域里尽情驰骋，就可能发现那些潜在的伴侣都不尽如人意，而一旦你准备好以身相许的时候，伴侣们也许都拍屁股走人了。如果你年纪轻轻就有了孩子，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关上了很多挑战和机会的大门；相比之下，那些没有孩子的同事和不受家庭责任约束的人就会抓住这些机会。如果你选择延迟生孩子，想等一切妥当后再做打算，那么你可能永远也没有时间生孩子了。

我觉得，对我和同辈来说，关掉机会之门特别困难，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事，而且应该留住各种各样的机会。我有些同辈去了人文科学院校，直到毕业，他们都没有逃出一个选择——选专业，没错，但是不用担心！你有很多科目可以选择！或者像我一些朋友所做的那样，你可以选双学位，甚至三个学位，保留多种可能的机会，心怀幻想，认为工程学和法国文学都将与你的工作密切相关，而且同等重要。你一门心思这样想，是因为觉得自己能做任何事。

我有一个叫卡蒂的至交好友，在大学期间她一直犹豫不决，想着是否要修一门医用西班牙语的课程。后来，她还是选修了这门课，目的是为进修西班牙艺术做准备，可她又对医学毫无兴趣，学医也不过是因为她相信这是对抗疾病最有效的方式。可是尽管如此，在大学二年级时，她还是在问自己：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医生，将来会怎么样？我需要保留这个机会吗？我需要学习西班牙语，知道“est ó mago suelto”（胃散）是什么意思吗？

卡蒂对生物学毫无兴趣，这也许是一个明显的信号，说明她20岁时就该把医生从目标列表中划去。可是有些选择是很难让自己两全其美的：成为小儿科医师还是成为艺术历史学家？做个法律系学生还是职业高尔夫球手？是进修音乐，还是成为路边的摇滚歌手？如果青春时光是挖掘各种机会的时段，那么

成人期就是要做出抉择和有所担当的时候了。二十几岁时就像一段旅程：在旅途中，有些抉择一定要做，有些机会必须要沿途舍弃，同时也要有所承担和付出，这是一段艰辛而不容犹豫的旅途。

我和萨曼塔想要告诉大家，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底有怎样的感受、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也会与读者分享，曾经历这个年龄段的过来人是怎样看待那番挣扎的。为何这段时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对我们有什么益处？你能否一路跋山涉水度过这个阶段，成功步入成年？我们深入调查，想弄清楚年轻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此调查期间，我们阅读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相信其中有些资料你也读过，包括高等教育成本、学生贷款、失业、大龄结婚以及大龄怀孕等，在本书中，这些资料会时有出现。不过，我们主要搜索的是那些你可能还没读过的资料、研究和发现，其中涉及了二十几岁的人实际有过的个人经历和感受。我们关心的不只是二十几岁的人在做什么，更关心他们怎么想，有什么感受。我们会呈现很多细枝末节，内容涉及选择超载、追求利益最大化、成人期危机、记忆凸起、后悔的科学，以及很多其他的内容，包括25岁的大脑到底有多成熟、谷歌网站对大脑产生怎样的影响等。

我和萨曼塔越深入研究二十几岁的人就越发现，我们正在触及一个已偏离初衷的问题：千禧年一代是否经历着方式独特的二十几岁。从文章标题来看，今日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与以往大相径庭。但是，我和萨曼塔更想弄清楚，在做决定方面，千禧一代面对的是否比婴儿潮一代更可怕和复杂呢？

正如萨曼塔指出的，千禧一代的特色已经显露出来，他们自觉应该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今天的孩子们”属于千禧一代，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可能很特立独行；这些“孩子”对第一份工作的期望惊人的高；感情方面纠结，不想成家，过着我行我素的生活；一心向往一份富有意义而又体现

公德心的职业，同时要求该工作薪水丰厚。貌似他们在经济萧条中首当其冲，注意力分散，在直升机父母¹的呵护下，一心沉迷于MTV。这些对二十几岁的人影响深远的元素引起了人们的极度反感，因为大家觉得是这些东西毒害了今天二十几岁的人。

但是萨曼塔和她的同龄人并不是第一批要在二十几岁的岔路口挣扎求存的年轻人。我也经历过同样的挣扎，与我同辈的婴儿潮一代年轻时都有过相同的过往。以下也是本书要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千禧一代的经历是否真的与以往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大大相径庭。

◎ 所谓“一代人”到底要如何定义？

对“一代人”进行定义向来不容易，“一代人”是生物学、社会或经济的产物吗？它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吗？美国人口普查局曾尝试对此作出客观科学的定义。他们把所有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定义为“一代人”——尽管实际上我们是两群极为不同的人，老一代婴儿潮（出生于1946年至1954年）与年轻一代婴儿潮（出生于1955年至1964年）经历大为不同。我属于第一波婴儿潮，这一代现在被称为“阿尔法潮一代”。这种说法源自一些广告商，因为他们很想深入我们这些拥有2万亿美元的潜在客户，让我们把钱转换成实际的购买力。我们会去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会参加为乔治·麦戈文举办的大型游行活动。第二波婴儿潮是我弟弟保罗的那一代，他们不用再担心征兵时参军了，因为他们到参军的年龄时越战已经结束了，而尼克松总统也被迫下台了。

人口普查局把出生在1965年至1976年之间的人称为“第X代”（尽

1. 直升机父母 (helicopter parent)：是 21 世纪初期刚刚出现的一个口语表达，用来指那些过分关注孩子生活中的经历和问题的父母，不管孩子是否真的需要，他们总像直升机一样整天盘旋在孩子的身边，时刻等待孩子的召唤。

管一些非官方定义把第X代的出生范围延后，调整为1970年至1982年），他们的父辈是婴儿潮的第一代。第X代在美国只占很小的比例，到20多岁时，他们的人数在美国人口总数中不到4000万，占总人口的15%。可是这一代人身上留有深刻的文化烙印：互联网泡沫、电影《四个毕业生》上映、对“偷懒”的看法一成不变、MTV的兴起……

较年轻的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人有点不容易进行定义。人口普查局称这一代为“第Y代”，他们的出生年份范围在1977年至1995年。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报道，在2008年，有8000万美国人属于这一代人。同一年，婴儿潮一代的总人口数为7300万。看起来曾名噪一时的人口膨胀又重新上演了。

2008年，第Y代的年龄阶段在13岁到31岁之间，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穿着吊带裤的孩子，有些却是推着婴儿车的父母了。第Y代也许对普查局而言是个有用的名称，不过，第Y代和第X代并没有什么共性，他们当中较年长的人喜欢的是珍珠果酱乐队和戴夫马修斯乐队那样的音乐风格，较年轻一点的则推崇《乖乖女是大明星》和贾斯汀·比伯。在本书中，我和萨曼塔打算把焦点放在一个较小的群体上，我们不打算使用人口普查局的官方称谓，而是使用“千禧一代”称呼他们。我们把千禧一代定义为“出生于1980年至1990年之间的人”，他们跨越千禧年，今日他们大都是20岁出头到30岁左右的年纪。在美国，他们约占成年人口比例的1/4。

每当我们对年轻人提起这本书，谈到书中“二十几岁”的说法，很多年轻人就会说：“虽然我都30多岁了，可是总感觉自己还没长大呢。”我们理解你的心声，尽管这本书是写给年轻人的，但并没有把30多岁的你排除在外。

◎ 千禧一代与婴儿潮一代不是很相似吗？

如果有人认为“漫无目的”是千禧一代的专利，那么他真该见见我的朋友米奇。1973年，我们一起从康奈尔大学毕业，他搬进一个类似“修行”场所的集体公社中，他把所有的积蓄都捐出来供整个集体使用。他在一家公有制的面包房工作了3年，后来他遇到一个女孩，于是两人一起搬到了加利福尼亚。他离开集体公社时，把自己仅有的1500美元积蓄全部捐献出去了，这就意味着他离开时身无分文。那时候，我心想，如果我是他的母亲可要担心死了。

后来的日子，我很少看到米奇，我过着更传统的生活，并和米奇的至交好友、我大学时的恋人杰夫结婚了——那是我们毕业后一个月发生的事。我们婚礼的当天，米奇来了，他西装革履，系着带圆点的蝴蝶结，红色卷发乱蓬蓬的。当时，他正随同奥尔德斯·赫胥黎进行视觉训练的试验，所以那时他不能戴眼镜。可米奇是深度近视，在没有眼镜的情况下，他漫步游走，走到了另一个婚礼现场，就像“脱线先生”经历的那样，手持鸡尾酒刚要开始畅饮，结果发现周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

米奇20多岁时过得十分随意散漫。他与女友搬到加州的奥哈伊市，在一家天然食品餐厅工作，为有钱的嬉皮士做长寿晚餐。不到一年，他就和女友分手了，于是他回到伊萨卡，成为另一家公有制企业——姆斯伍德餐馆的成员。后来，他遇到了玛莎，她是康奈尔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业余时间喜欢讲故事。不久二人就坠入爱河，成为情侣，他们没事就一起讲故事逗乐子。米奇32岁时和玛莎结婚了，俩人都辞去全日制的工作，开始认真地进行专业讲故事的工作。米奇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但至今仍住在伊萨卡，与妻子玛莎一起讲述民间故事，维持生活。

米奇的故事与今天很多20多岁的人的经历很相似。这只是一个例子，用来说明一个人二十几岁时遭遇悬而未决的将来，并在整个过程中进行了

各样的试验，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我搜集了更多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些事例都在我的书架上随时待命，可以容我信手拈来。其中一个例子来自一本名为《成年人：寻求成长的一代》的书，该书所讲的内容是关于婴儿潮一代年轻时候的事，但是读起来，你会感觉可能是昨天才写成的。其作者是谢丽尔·默泽，她写这本书时正值三十几岁的年纪，她本来是为婴儿潮一代的同龄人写的这本书，书中提到“长大成人的明显特征包括：身份的确立、事业、婚姻、孩子、房子、庞蒂克汽车等。可是，当我长大时，我的父母和其他成人表现出来的所谓‘成人特征’，在我的同龄人身上并没有自动出现，表现得也不明显。”她的同龄人选择节奏缓慢地步入成人时代，她又写道：“比起上一代的人，我们在入职、成家或是买房等方面都要晚一些，也或许不算晚。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怎样影响我们对成人的定义呢？”

默泽写道，媒体对她那一代人大肆宣传，说他们“离经叛道，被宠坏了，是孤芳自赏的自由职业者，不愿实际面对成人要负的责任”。

谢丽尔·默泽在1951年出生，比我早出生两年。所以，她提到的“我们”包括我和米奇，也就是当时处于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的婴儿潮一代。其他书籍也类似，比如《延迟的一代》和《过度教育的美国人》。这些书都提到延迟、过度教育、高失业率的一代人，描述的是依然在成人的过程中进行探索的成年人们——也就是包括我在内的婴儿潮一代。

过去30年来，相关书籍的内容或标题并没有什么改变。不仅如此，甚至有些看来只针对千禧一代才有的客观评论也适用于婴儿潮一代。举例说，很多臭名昭著的啃老族不愿离家独立，即使在父母的地下室里住着也心甘情愿，因为可以免交房租，脱离日常事务，不去工作。的确，与30年前相比，住在父母家的年轻人所占比例有所增加，可是增加的比例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

在1980年，25岁至34岁的人当中，有11%的人住在父母或亲属家里。到2008年，那是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25岁至34岁的啃老族提高到20%，比例有所增加，但仍是少数；而18岁到24岁的人当中，与父母同住的人比例迅速扩大，男人占57%，女人占49%，但是尽管这个比例很高，却未必完全反映实情，因为有些受访者是在校大学生，他们可能大多数时间有自己居住的地方，只是在学校放假时才回老家，可是问及他们的“永久居住地”时，他们没有更好的答案，只好说住在家里。尽管如此，2008年，18岁至24岁的人当中仍与父母同住的人所占比例仅比1980年高了一点而已。1980年的比例是男人占54%，女人占43%。此外，比例增长的主要时期发生在1980年至1990年之间（也就是出生在1956年至1972年之间的人当中）。这意味着，在过去20年来，24岁以下与父母同住的人所占比例基本稳定不变。

当然，如果你有一个24岁的儿子，他搬回家里，而且整天无所事事，即使上面提到的比例很小，你也会感觉它大得惊人。就整体而言，这个年龄段的人出现此特征的涨幅不大。可是某些文章，比如《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标题为《他们就是长不大》的文章还是闪过我的脑海，这篇文章有些言过其实了。

我和萨曼塔进行了深度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婴儿潮一代都感到焦急，因为自己二十几岁的孩子总是住在父母家，整天游手好闲；或者上着学却不愿找一份兼职，总是伸手向父母要钱；或者与恋人同居却不想登记结婚……可是，这些事难道不是与婴儿潮那一代的二十几岁惊人地相似吗？其实，关于千禧一代的抱怨，相同的词句曾同样出现在婴儿潮那一代。有趣的是，婴儿潮一代抱怨着千禧一代，殊不知，他们年轻时也是这样过来的。这一事实令人欣慰，如果现在有一个漫无目的、素食主义的面包师傅，那么他的结局也许会像米奇那样有以下多个身份：讲故事的人、丈

夫、哥哥、叔叔、房主、网球手、跑步者、自行车手、旅行者……然后成为一个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最开心的60多岁的人。

◎ 千禧一代难道不是特殊的一代吗？

我们的调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一个前提：当前的经济、文化和技术环境共同营造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使现在的二十几岁一代与以往这个年龄段的人迥然不同。我们有很多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在经济方面，至少千禧一代与父母一代相比，更不容易。现在20岁至24岁的年轻人与20世纪70年代同一年龄段的人相比赚的钱更少，因为美元通货膨胀了。与此同时，住房、食物和大学费用好像烧钱的炉子，比30年前的收费更高。

二十几岁的人毕业时遇到金融危机，这会对他们的一生造成影响。经济学家认为大学毕业生如果在经济不景气时工作，会遭遇很多不良的后果，耶鲁大学的丽莎·卡恩说，这种不良影响“范围广、负面而且持久不消”。千禧一代赶上金融危机实属不幸，相比之下，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毕业，他们的年收入比经济较好时毕业的人要少17%，如果一辈子这样下去，大约会减少7万美元的收入。

过去30年来，技术革新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生育技术的发展使很多年轻人决定晚些长大，先定居再考虑其他的事。由于体外受精技术以及其他技术的介入，生物钟的影响不再那么明显，很多年轻人觉得晚些结婚生子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到40岁都不晚。可以说，生殖技术让很多事情慢下来，但网络科技却让一切都加速了，让某些千禧一代注意力涣散，遭遇信息爆炸。他们同时与多项任务高度连接，总想知道网上发生了什么，生怕错过什么信息，赶不上更好的选择。

我们可以进行论证，证明千禧一代经历二十几岁时的方式是全新的，他们经历的某些方面比其他时代好，有些方面比其他时代糟糕。

◎ 我们的调查问卷

我和萨曼塔查阅了大量的科学期刊杂志，包括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过渡到成人期有关的论述，期刊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我们发现了很多非常棒的实验。比如，有个研究内容是，让电子游戏参与者在某一个虚拟房间里搜集钱，在这个过程中门会慢慢闭合。年轻的参与者会尽一切努力让门保持敞开的状态——这件事的所向所指一目了然，让人无法辩驳。

我们也找出了另一群与这个题目有关的“专家”，他们是另一类的专业人士。他们当中有些人像萨曼塔一样正在二十几岁的阶段挣扎，也有人像我一样，看着自己的孩子挣扎，还记得自己这个过来人是怎么度过这个时段的吗？为了找出这些人，我和萨曼塔做了一份调查问卷，设置了一些问题，比如：你认为最晚到多少岁必须要投身于某份事业？你怎样知道自己在某时已是成年人了？

萨曼塔把这份调查问卷用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了她认识的每个二十几岁的同龄人，也告诉他们收到后转发给所有自己认识的人。我也把调查问卷发给了身边的婴儿潮一代，问卷当中的措辞有所调整，更针对年龄较大的群体。我们指出，这份调查问卷故意设置成开放式问答，参与者回答时可以随意增加或删减相关细节。

最后，我们收到了127份发回的调查问卷：96份来自千禧一代，31份源自婴儿潮一代。我们会在书中引述这些调查问卷，我们会提到受访者的年龄和居住地，尽管现在有些地点和他们的年龄出现了变化。

我们所做的调查并不是随机抽样调查，我们在朋友的朋友中进行了这项随意的调查，这已经和科学方法相差甚远了，我们的调查对象主要针对白人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多亏他们，我们才有了丰富的可信数据，你们不担心了吧？

但是，专业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和调查时太过严谨小心，那种方法有时会沉闷得让我喘不过气来。他们的调查不考虑感情因素、个人困惑以及二十几岁年轻人所特有的做决定时那种迂回迷惘的奇特逻辑。我们的调查对象展现出来的是有血有肉的真实案例。虽然研究方法不是完全科学，却更加人性化，更有人情味。

我们的调查被社会科学家称为“滚雪球式的调查取样”，因为调研对象分散，却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像滚雪球一样。不过，我们一定要提到这种调查的一个重大局限。我们知道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花多长时间过渡到成人期，不过这是件很奢侈的事。如果你最关心的是付房租和填饱肚子，那么你就没时间去斟酌这份工作好还是那份工作更适合你，哪份工作更能让你实现长远抱负，更不用说去挖掘潜在的特别经历了，因为特别的经历意味着你也许不会有薪水。对于参军的少男少女而言，他们要做的选择完全不同，因为他们正在服役期间，无法考虑教育和职业目标等问题，更何况他们还要被派到战争地带。

军队中的年轻人大多来自弱势家庭或少数民族，与我们访问的选择权较大的人群相比，他们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很明显，在美国，二十几岁的人当中少数民族所占比例比其他年龄段的比例大很多。事实上，婴儿潮一代与千禧一代很大的区别就在于种族的构成比例上。约75%的婴儿潮一代是白种人，可是千禧一代中仅59%是白种人，千禧一代中拉美裔美国人所占比例为20%，是婴儿潮一代的两倍。年轻人是弱势群体，弱得不成比例。18岁至29岁之中的人约有42%处于贫困，或接近贫困，而整个人口中贫困人口比例是34%。所以，我和萨曼塔知道，只要我们聚焦在成人期之前的某种特定形式之上，那么，大多数时候，我们在对人口中的一部分进行调研时就要排除掉一些群体，即选择面狭窄、无法灵活进行